



乌托邦”祭

——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

苏晓康 罗时叙
陈 政



“乌托邦”祭

（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

苏晓康 罗时叙 陈 政

中国新闻出版社

“乌托邦”祭

——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

苏晓康 罗时叙 陈 政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

邯郸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76千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ISBN 7—80041—190—7/G·137

定价：4.80元

“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

庐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座祭坛。

二十九年，共和国的良知和理性在这里被粗暴地摘除，由此导致了向民族大灾难演进的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以翔实的史料，忠于历史本来面目的描述和凝聚十余年政治风云的手法，展示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及那个不堪回首的非常年代。作品力图把握中国文明痛苦嬗变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政治首脑个人素质的偶然性的结合，通过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林彪、康生、柯庆施等一批历史人物从个体到群像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刻画，阐述了由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以至终于引起社会大动乱的历史规律，从而昭示了这个东方古老民族除了彻底实行经济改革和推进政治民主化之外决无退路的历史前途。

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思辩色彩、生动的叙事艺术、以及富于戏剧性的插曲，使这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式的作品，给人灵魂以震撼。

从某一角度来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到极端，我们就不可能象今天这样大彻大悟，反省到1957年以后的问题。那就将花上更多的时间才能做到目前这样的思想解放。

——赵紫阳



从左至右为作者①陈政②苏晓康(③
洪亮、本文原载《百花洲》的责任编辑)
④罗时叙

前 奏： 大梦归

第一部： 神仙会

第一章 孤日

第二章 石穿

第三章 云谷

第二部： 八卦阵

第四章 问天

第五章 苦岭

第三部： 十字架

第六章 峰倾

第七章 圣坛

余 音： 深循环

公元一五三五年七月六日，前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伦敦塔被推上断头台。他自己从容地用头巾蒙住眼睛的那一瞬间，不是死神出现了，而是他二十年前就梦想到的那个新月形的岛国浮现了。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们象一个大家庭那样愉快幸福地生活。他管那岛国叫“乌托邦”——虚无之乡……

莫尔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象一个被斩断的梦在微笑。

这其实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梦，人类已经做了几千年。

人的天性，使东西方都在做这个梦。从柏拉图、孔丘、释迦牟尼到耶稣基督。只是莫尔真正地把这个梦构筑在人间。

于是，莫尔以后四百年来，欧洲多少先哲智士不断地为实现这个“乌托邦”构想更完美的蓝图，设计更现实的道路，尝试更具体的模式……

又是一个英国人，曼彻斯特富裕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在莫尔死后近三百年，以十五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个移民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

一切绞尽脑汁的设计和试验最终都化为泡影。“乌托邦”依然是一个梦。

只有当一个德国犹太人坐在大英博物馆里，把资本主义象一具尸体标本那样放在桌子上解剖时，莫尔的理想和人类之梦，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也被科学地阐明了。

可是，卡尔·马克思日后又总被曲解。只要稍一偏斜，“乌托邦”的幽灵就浮现了。

东方人常常分不清莫尔和马克思。中国人又还有自己古老的“东方乌托邦”渊源：从孔丘、墨翟到陈胜、张鲁、陶渊明、李自成、洪秀全、康有为……

本世纪初，一个瘦长的湖南湘潭农民的儿子，和他的几位同窗，踏遍长沙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寻找一块欧文式的“纽哈蒙尼”来建立一个“新村”，却失望而归。他为这个新村设计的蓝图恰是一个标准的“乌托邦”：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消费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等，等等，全周十分，足以使四百年前伦敦桥上莫尔的那颗血淋淋的头颅安然瞑目……

四十年后，这个青年按照马克思提供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于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便统统可以成为他当年寻找不到的一个巨大的“纽哈蒙尼”。他有那样一种权威、气魄和热望，率领六亿五千万人来做一次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大实验。

于是，在二十世纪中叶，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喜剧与悲剧交织的人间大戏。这场戏的大幕，直到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才轰然落下……

理性的美梦有时竟会变成一场非理性的恶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人演出的这场活剧，是值得全人类永远思考的。

前奏：大梦归

1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

“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象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南宁会议。一九五八年元旦刚过，毛泽东面对九省二市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嘻笑怒骂激烈地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认为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是方针性错误。会上，周恩来、陈云等人因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受到了指责，召来了诸如“右倾”、“促退”等帽子。刘少奇因指示中宣部起草了毛泽东“不看”的那篇社论，也遭到了批评。

会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五至十年

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要求在五至八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苦战三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上改观的口号。

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首次提出“跃进”的口号以来，南宁会议又一次吹响了“大跃进”运动的号角。整个中国，犹如一条正在喘着粗气的苍龙，突然被鞭子狠狠地抽了几下，一阵抖擞，重新运足底气，天翻地覆起来。

一九五九年，实际上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其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588亿元，一批为国家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这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3.5%，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钢年产量535万吨，煤13100万吨，原油146万吨，粮食19505万吨……。

短短八年，曾经满目疮痍的中国出现了奇迹。美国人关于共产党将无法解决这个东方大国的吃饭问题的预言被击得粉碎。更重要的是，这个自从十七世纪以来便落后于西方因而近百年来惨遭西方蹂躏的古老土地，终于也露出了工业文明的曙光。生产力确实被解放了。

仿佛潘朵拉的魔盒在太平洋西岸显灵了，现代工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把中国几千年都未能获得的物资财富召唤出来了。瑰丽而不可思议的成功，使这个穷惯了也苦够了的古老民族激动得浑身发抖。一百多年落后挨打的耻辱在这种激动

不已之中，骤然化为一种狂热的理想追求。亿万翻身农民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无可辩驳地承认，只有共产党、毛泽东是救星。他们在品尝了社会主义这个甜果之后，急于想尝尝“共产主义”这个更甜的果子。这是一种太自然不过的民族心态了。唯一被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是一个小生产汪洋大海的传统农业民族。于是，错觉产生了，似乎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引去做，就能迅速地跃过刚刚到来的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门槛已经隐约可见了。这时的中国，仿佛到处布满了希望和理想的干柴、火油，只要一粒火星子蹦出，熊熊烈焰便会腾空而起。

南宁会议尚未开始，各地的跃进态势虽然已经形成，但由于几千年的压抑，人们的想象力还比较贫乏。反映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也显得比较节制：

——田地河底是战场，锄头扁担当刀枪，温岭争取亩产千斤；

——天寒地冻雪花飘，我们决心不动摇，黄县正向七百万斤目标迈进。

两天之后，温度计象是被烫了一下，骤然升高。

——汕头专区两千亩高额丰产，亩产粮食三千斤，广东正在向“千斤省”的目标前进；

——五一社以大跃进劲头讨论农业纲要，决心把千斤社变为两千斤社。

中国农民看来是憋足了劲，要从土坷垃里刨出一个“共产主义”。盘马弯弓、射雕落雁的消息频频传来。毛泽东瞅着一派火热气象，很兴奋。“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只有打破平

衡，奇迹才会产生。没有大乱，就没有大治。

急躁导致冒进，冒进中又有攀比，攀比之后更加急躁。

江苏省一马当先，在修订计划中首先提出，十年规划要在五年内实现。高寒贫瘠的贵州也不甘落伍，四级干部会上，有三十一个县市提出，当年度跨过“长江”。广东省委决定，坚决彻底地反掉右倾思想，打破常规，五年内全省亩产达八百斤，两年消灭旱灾。

大江南北憋着劲比试。省委书记和基层干部们已经有点憋急了眼。谁都怕当右倾。山东、江西、安徽、黑龙江、湖南、山西等省纷纷表态，十年指标五年实现！

这时，一向贫穷的中原大地爆出冷门：河南鲁山县提出，十年指标一年完成！

北京正在召开全国人大一届五次次会议，会议代表的发言中心是：“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人民日报》为祝贺这次大会闭幕的社论宣布：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大竞赛的高潮已经形成！

在一片“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修改又修改、突破再突破”的热浪当中，我们祖祖辈辈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开始出现了：

——中国青年报载：贵州省金沙县禹谟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亩产水稻三千零二十五斤的记录。

——人民日报载：甘肃省文县景家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二亩五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一万七千四百一十斤的全国高额丰产纪录。

——人民日报载：河北省静海县陈官屯用五天时间建成一座水力发电站。

——浙江日报报导：浙江一个多月发展民办中学8516所。

——新华社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丰产新纪录，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然而，仅仅一天之后，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他们打破了卫星社的纪录，亩产2357斤。卫星社仅仅当了一天的“冠军”，这口气岂能下咽？两天之后，又发出第二颗卫星：亩产3530斤，再次登上了“冠军”宝座。但是，四天之后，卫星社这颗卫星又黯然失色，河北省临漳县城关镇红光社宣布亩产3650斤。同一天，湖北谷城县的星光社替乐民社报遂平卫星社的“一箭之仇”，宣布创亩产4353斤。二十余天后，河南省西平县和平社又替卫星社向湖北以牙还牙，宣称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

就这样轮番上阵厮杀，不惜血本“卫冕”，指数交替上升，各路诸侯都只能领略风骚三五天，到了九月一日，河北省徐水县的特大卫星终于使整个中国目瞪口呆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颂》中声称：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午后的太阳依然骄横地斜在那里，暑气蒸人。

毛泽东在河北省委负责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徐水。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毛泽东问。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南梨园乡大各寺庄农业社主任李江生答道。

“每亩平均多少斤？”

“七百五十四斤！”

毛泽东“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

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向党中央主席报告，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

毛泽东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这时候，毛泽东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掐指算帐说：

“你刚才谈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都被毛泽东问住了。张国忠急中生智：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可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泽东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伙儿都跟着他“嘿嘿”地笑。张国忠笑着又憋出一句：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哩”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泽东又说：“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不知道徐水人是在哄伟大领袖，还是伟大领袖的光顾把徐水人吓傻了；也不知道毛泽东果真是被陶醉了，还是他故意佯装算不清帐；夏季才收了九千多万斤，秋后怎么可能收得到十一亿斤呢？中国农民饿了几千年了，怎么一夜之间居然能从地里刨出一天五顿还吃不完的粮食呢？不论今天读者们对此如何无法思议，这，却千真万确是《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二版康濯所撰通讯《毛主席到了徐水》一文中所描绘的。

毛泽东接着又到了徐水县委，头一句话就对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

“这里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人们真弄不懂农民们是怎么让也是农民出身、从小也在地里种过粮食的毛泽东相信这类“天方夜谭”的。反正，人们只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毛泽东视察徐水不久，它那颗特大卫星就焕然夺目、压倒一切地登上蓝天了……

徐水超级卫星上天后的第十天，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刘少奇也来到了徐水。

依然是下午时分，依然是大各寺庄，依然是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陪同。刘少奇的视察则显得严肃认真，不象毛泽东

那样诙谐、兴奋。他沿着村子走了一里多路，看了棉花、谷子、玉米和大白菜地，还看了山药和沼气试验场。衬衫已经汗湿，不时取下草帽扇着风，又看又问，极为仔细。他听说这里有人给庄稼灌狗肉汤和注射葡萄糖针，打胡麻油和棉花油，不禁也风趣起来。“那么作真有效果么？哈哈！那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

党和国家的两位最高领袖在徐水放卫星的前后，相继前往视察，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寒气袭人。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提出了一个炙热的目标。中国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方面十五年赶上英国。

一九五八年初，大炼钢铁运动还正在钢铁企业范围内泛滥。国家经济委员会向国务院建议的指标计划为：七百三十二万吨生铁，六百二十四万吨钢和四百八十二万吨钢材。这个计划同一九五七年预计产量比较，生铁增长24.1%，钢增长19.2%，钢材增长13.1%。

北戴河。海滩萧瑟，波涛寂寞。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

毛泽东这次把钢铁问题作为全党第一位的大事提出来。钢铁是工业水平的标志。既然农业能创造奇迹，工业为什么不能？更重要的是，钢铁还是国力的象征。中国正面临美帝敌视、苏修翻脸。他说：

“……钢由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万吨翻一番，达到一千一